



李泽厚

# 李泽厚对话集 廿一世纪（二）

2000—2006年，

李泽厚以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横谈美学、哲学。

李泽厚以拳拳之心、挚爱之情，  
纵论家国、天下。

---

如果思想之光，能够照亮你的心田，  
那么你将永远充满智慧和希望！

---

中华书局

李泽厚对话集

廿一世纪(一)

李泽厚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对话集. 廿一世纪. 1/李泽厚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9

ISBN 978-7-101-10318-2

I. 李… II. 李…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74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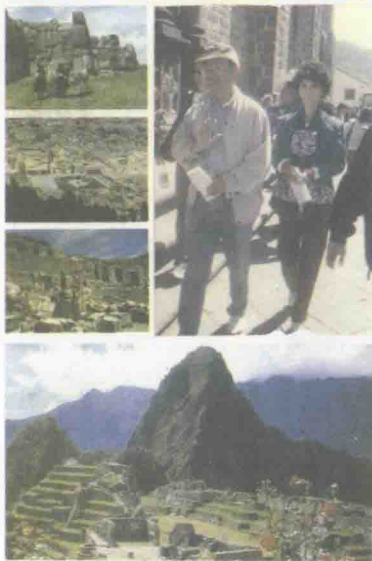
- 
- 书 名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一)  
著 者 李泽厚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½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318-2  
定 价 49.00 元
-



2004年李泽厚于北京家中。



CUSCO .. 0. : PERU



2001年李泽厚与夫人在秘鲁库斯科古城旅游。

2001—2002年李泽厚在香港城市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图为李的讲座海报。



2005年长沙，同祖父的兄妹五人在高祖李朝斌墓前。“五兄妹数十年保持亲密联系，相互提携，均甚幸福，亦足以告慰英年早逝之地下两对双亲和我们共同的祖父母”。



2007年李泽厚与学生赵士林、赵汀阳在东北师范大学。

## 序

承中华书局雅意，得此合编《对话集》。说明三点：

一、均系发表过的答问、访谈、对话，未加改动。标题为原编者所拟，亦不变更。

二、《与刘再复对话》，未能全部收入，收入者亦多删削，原因“你懂的”。同此，各卷被删削处不再恢复。

三、《哲学登场》两本合为一册，《附录》略有迁移增补。

覆瓿旧谈，居然再现，重复唠叨，应属可厌；耄耋之年，无力再练，留此印痕，或为纪念？

谢谢编辑申作宏先生。



2014年3月于科州博城



# 《李泽厚对话集》

李泽厚 著

《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一）》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

《李泽厚对话集·浮生论学》

《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谈》

《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

## 目 录

-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2001) 1
- 我和新中国美学五十年 (2002) 24
- 中西十哲名次 (2004) 43
- 关于“玩学问” (2004) 47
- 儒学的两条线索 (2004) 56
- 实践美学发言摘要 (2004) 78
- 附录：实践美学短记 /101
- “飞机失事死最好” 109
- 关于“成名”等等 127
- “第一次发表学术文章” 144
- “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2005) 150
- 要启蒙，不要蒙启 (2005) 157
- “慢点写更好” (2005) 164
- 回答陈传席的批评 (2005) 167
- “继承传统的‘神’而非‘形’” (2005) 174
- 附录：短记二则 诗词一束 /187
- “我不承认思想已老化” (2005) 194
- 附录：谈“超女” (超级女声) /198
- “哲学家只提供视角” (2005) 201
- “周公、孔子、秦始皇是最重要的三个人” (2005) 211

附录：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 /224	
回首八十年代（一）（2005）	230
“超越”与“超验”（2005）	234
世界革命与民族主义（2005）	251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2005）	260
回首八十年代（二）（2006）	334
回应李幼蒸（2006）	342
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2006）	346
李泽厚论家国天下（2006）	371
“道德价值有绝对性”（2006）	380
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三异同（2006）	392
康有为“西体中用”的缺陷（2006）	398
“四大主义”与中国现代美术（2006）	402

#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与周宪、吴炫、尔健的笔谈对话

## 一、现代性的冲突

**周宪：**晚近现代性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都很关注的问题。我粗略地翻检英文文献，发现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不但是一个研究的热点，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问题群”，云集了相当一批思想家，深入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学理论、科学、医学、民族史、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甚至透过现代性的视角，专门讨论宗教、知识分子、大屠杀等问题。文献之多，问题之广，讨论之深，令人惊异。所以我想，这几年中国知识界关注现代性问题，决非偶然。

**李泽厚（下简称“李”）：**现代性当然是当今大问题。我觉得当前整个世界也许处在某种转型期的前夕，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检视。就中国说，正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因之除了注意世界性的问题，是否可以提出并不完全相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也值得学术界探讨，它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经济、文化到政治）在现实中究竟如何走法密切相关。当

然，这两个问题（世界与中国的现代性）又是联在一起的。

**周宪：**从比较的意义上说，传统是和谐的，而现代性则体现出内在的矛盾。它不断地呈现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逻辑和路径。一种可名之“启蒙的现代性”，另一种是“文化的（审美的或浪漫的）现代性”。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冲突，都可以从这个矛盾中去探寻。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现代性，无论是文化的规划还是社会规划，都是在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反对混乱、差异和矛盾。这必然带来一个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秩序对混乱既排斥又依赖。秩序是人为的设计、操作和控制，必然带来相反的倾向，对自然的非人为方面的关注；秩序是暴力和不宽容，必然导致对这一倾向的反抗，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的他者”——不可界定，不一致，不可比较，非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他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德国哲学家魏尔默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把现代世界描绘成一个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图景：一个是“启蒙的规划，就像康德所构想的那样，它关心的是人性从‘依赖自我欺骗’条件下解放出来。但是，到了韦伯的时代，这个规划已所剩无几了，除了不断发展的合理化、官僚化过程，以及科学侵入社会的那冷酷无情的过程”。另一个因素是，“这个现代世界已不断地揭示了它可以动员一些反抗力量来反对作为合理化过程的启蒙形式。我们也许应把德国浪漫主义包括在其内，但也包括黑格尔、尼采、青年马克思、阿多诺、无政府主义者，最后是大多数现代艺术”。这些看法切中了现代性的矛盾内核。

李：这是一些最新话语，但我总觉得似乎并无太多新意，因为早就有人讲过，只是所用语汇不同。在启蒙时代大谈理性的同时，就一直有各种浪漫派与之对抗，对正在和已经形成的现代社会严厉批判和坚决反对，不过现在统统将之归结为另一种现代性。在文学艺术上本来就更突出，20世纪初由艾略特、毕加索等等，一直发展下来。由不被承认到大受欢迎，成为资本社会为维持平衡、“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剂”。我说过，资本主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把反对它的东西变为装饰它的东西，我在《美学四讲》曾提过“从表现到装饰”。但是把各种不同的反现代资本社会东西统统放在一起，如将尼采、黑格尔、马克思、阿多诺列为一条线索，是否恰当和准确，似乎可以讨论。也早有人认为，启蒙理性到康德便结束，自黑格尔开始就是浪漫派。但被认为与启蒙理性“恶果”有关的纳粹，有人却以为是浪漫派特别是反理性主义的成果，如卢卡奇。集权主义是由于启蒙（理性）过头还是启蒙（理性）不足呢？英美就没发生集权主义。看来，问题远为复杂。

周宪：如果我们把两种现代性的冲突视为理解现代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张力，那么，两者的对立和互补关系可以具体描述为一系列层面；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以数学或几何学为原型的社会规划，那么，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则是对这种逻辑和规则的反抗；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秩序的追求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对混乱的渴求和冲动；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视为对理性主义、合理化和官僚化等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对此倾向的反动，它更加关注感性和欲望，主张审美—表现理性；如果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当作一种对绝对的完美的追求的话，那

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是一种在创新的变化中对相对性和短暂性的赞美；假如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看成是对普遍性片面强调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显然是对普遍性的反动，是对平均一律的日常生活的冲击，因为它更加关注的是差异和个性；如果说启蒙的现代性把意义的确定性作为目标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则是对意义不确定性与含混多义的张扬，甚至是对意义的否定；倘若我们把启蒙的现代性界定为对人为统一规范的建立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无疑是以其特有的片断和零散化的方式反抗着前者的“暴力”，它关注的是内在的自然和灵性抒发；假定启蒙的现代性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和刻板性的话，那么，审美的现代性正好提供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和“解脱”。审美现代性，作为源于启蒙现代性的文化产物，它的存在似乎正是为了破坏导致它诞生的那个根基。所以，代表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化，又被西方艺术家和学者称为“打碎传统的传统”（劳申伯），“对抗文化”（屈林），“否定的文化”（波吉奥利），“反文化”（卡弘），“自恋文化”（拉什），等等。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

李：尽管二分法为后现代所诟病，但我觉得它在明确问题上有用处，例如你这个“二分”和我所讲的“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也与此有关。它在传统社会也有，但在资本社会中异常突出。把审美现代性概括为“一种否定性”以及你那些描述，我也赞成，问题在于这否定性中还有没有对人类及其现代性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或方面？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是否会或应使人类心理、精神更为失落、颓败？“审美的现代性”是否如此？

**周宪：**现代性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制衡，一种“必要的张力”。从这个两种现代性那相反相成的路径中，我们不难看出审美现代性所扮演的“反派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艺术为何会钟情于“恶之花”便不难理解了。不仅如此，现代主义艺术家还崇拜英雄主义和极端体验，对资产阶级的平庸和刻板嗤之以鼻。这是因为现代艺术成为把人从合理化的“铁笼”中解救出来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从席勒、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韦伯、齐美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一条明晰的线索：以审美的感性来颠覆工具理性的专制。波德莱尔说得非常精到：现代性就是“短暂、过渡和偶然”。这三个描述性的概念，典型地昭示了审美现代性的某种精神秉性。

**李：**把从黑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特别是韦伯，都划为“审美的现代性”，似乎还可研究。有关审美现代性的感性问题还有：今天还有没有、还需要不需要文艺作品长久流传来感染人们？或者就像行为（或）过程艺术，看完就完，用完就扔，同一次性消费商品那样？如果不是这样，那种审美现代性的感性与传统又将是一种什么关系？

##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

**周宪：**利奥塔说过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行将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处于初期状态的现代主义。”“后现代总是蕴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本身就含有一种进入超越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性本来就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我认为，后现代的基本精神实际



上是审美现代性的一种延续，或者说后现代性早在审美现代性中已初见端倪。波德莱尔的“短暂、过渡和偶然”，与利奥塔反抗总体性的战争，颠覆宏大叙事的企图，以及维护“差异”的尊严，其实是殊途同归。因为我们只要从前面所描述的两种现代性的对立便可以看出，后现代性的种种冲动其实正是在延续审美现代性精神。

李：我仍然坚持我在《美学四讲》中所说的：现在的所谓“后现代”，实际是“极端现代”，即将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因素作了极端的发展。它在表征上是对现代性的对抗、分裂、否定，实际是现代性的延续、变形、发展。在学术理论上和文学艺术上，都如此。

周宪：美国社会学家波曼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个神话。他把60年代以来的文化运动界定为现代主义，它们呈现为三种主要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所谓“退却的现代主义”是强调艺术的自律性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区别，鼓吹纯艺术和纯形式，最典型的代表是文学中的巴尔特和造型艺术中的格林伯格。“这种现代主义因此而呈现为极力使艺术家从不纯粹的、平庸的现代生活中摆脱出来。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甚至包括许多文学艺术批评家——都对这种现代主义感激不尽，因为它确立了他们职业的自律性和尊严。”与“退却的现代主义”不同，“否定的现代主义”似乎更像是早期的现代主义或欧洲的先锋派，它是“永无止境地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它力图强有力地抛弃我们的一切价值，并不关心如何建构它所打碎的世界”。这种否定的现代主义最终发展成为激进的学生运动（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反叛）。屈林戏称这种现代主义是“街